

馬背上的江山

王 开◎著

白山黑水间的前清史碎片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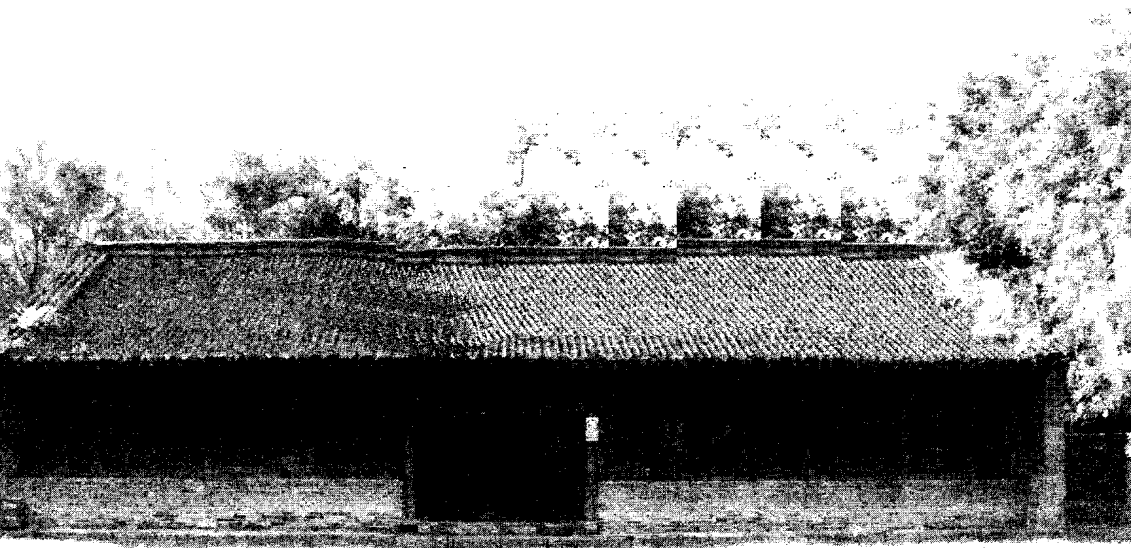
三百多年前，白山黑水间崛起了一个马背上的民族——女真族，他们矫健、勇猛，有着不可遏止的原始血性。白山黑水，孕育了他们的豪放和骁勇，他们性情洒脱耿直，勇敢尚武，就像北方的骏马一样孤傲坚毅。他们策马入中原，金戈铁马一路驰来，演绎了一段激荡往事……



馬背上的江山

——白山黑水间的前清史碎片记忆

王开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背上的江山：白山黑水间的前清史碎片记忆 / 王开著. 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10.2

ISBN 978-7-80741-803-0

I. 马… II. 王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清前期—通俗读物
IV. K249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21798号

马背上的江山——白山黑水间的前清史碎片记忆

作 者 / 王 开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

装帧设计 / 好书坊

出 版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(邮政编码：200041)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年3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年3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mm 1 / 16

字 数 / 260千

印 张 / 20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803-0

定 价 / 29.80元



自序

我怀着敌意爱上养育我的土地

一个内心丰富、行动举止异于大众的人，消解孤独的最好办法是倾听。

这是本书结束后，我从亢奋情绪中冷静下来的归结。学会倾听，不是听繁华红尘的熙熙攘攘、快意恩仇的浮世百态，而是抽身离退，冷眼旁观。在持久的审视下，有一些东西不断放大，有一些东西悄悄萎缩。放大的东西是苍天厚土、落叶飞花、河流山谷、小虫子和鸟。平淡无奇的美在心里涤荡几遍，明净透彻，化疗不快、消沉、郁闷，还有太多蚁嗜般而哼不出一声的疼。

没有类似经历的人，大约费解上面的话。那么，直白地说：我怀着敌意爱上养育我的土地。

怀揣着这份爱，我日夜不停地和一个声音对话。它包容，不厌烦我神经质似的啰哩啰唆没完没了。就这样，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，我断续寻访几被人遗忘的角落。它们在这座城的上游，在时尚、粗俗、低劣的暗处珠圆玉润。在我看来，它们的每个细节都是精雕细刻：

古勒城的蓝雏菊在秋日下热烈地开放，纤巧的花瓣卷曲了数百年长卷。立于高冈，苏克苏浒河逶迤东来，缓缓西去，像流淌的、只供追忆的历史——十六世纪末，女真再次崛起，形成著名的建州五部。古勒城城主王杲文武兼备，掌管百里水渡，是众酋之首。王杲屡犯边境被俘，押解进京，于午门城楼下磔尸剖腹。王杲死，

儿子阿台复兴父业，李成梁再围古勒城。努尔哈赤的父祖进城劝降，不幸与城同归于尽，引爆明金战争。波罗密城的晨雾洁白如雪，榛子棵染绿了黄土埂，青年努尔哈赤的生活轨迹遗留在花花草草、沙石树木中——十九岁的努尔哈赤回到建州成婚，移居波罗密城。古勒城屠城案点燃他的复仇之火，平民穿上铠甲，拉上异性兄弟，兼并城寨，冒死突袭，十年后在佛阿拉城当了女真人的王。

佛阿拉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注定它与木兰围场有某种内在联系。新兴的佛阿拉建立在努尔哈赤五世祖董山的血污上。李满住、董山等来自长白山下、斡木河畔的女真首领，均喋血此城。光阴飞逝一百年，努尔哈赤到来，二十六年披荆斩棘，建立八旗雏形，创造民族文字。新生命医治了这座城的创伤，它孕育了皇太极、莽古尔泰等风云人物。孟古、阿巴亥、富察氏，三个女人的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，也在佛阿拉一幕幕上演，让人欢喜，让人落泪。

赫图阿拉是佛阿拉的颠峰，努尔哈赤效仿完颜阿骨打，建立后金国，登基称汗，长刀指向海西、东海女真，疆土东扩数千里。这座城堡，使人想到最多的是欧洲大地上屹立海岸的古堡，幽深、神秘，杀机四伏。死亡的气息掺和着未来帝国的喧嚣，努尔哈赤处死手足、幽禁长子，少年皇太极与兄弟们斗智斗勇，代善与庶母的恋情，文化学者达海难过美人关……厮杀与柔情、弓箭与旗袍，演绎得精彩又悬念迭生。

拼搏、奋进的女真，培育了一个积极、充满活力的清王朝。但是，一走进永陵，帝国覆灭之辱便悄无声息地把人淹没，叫我爱也不能，恨也不能。重负如此不堪，我一忽儿精神委顿，垂头丧气；一忽儿张扬放浪，言语不羁。

我知道，我的点滴变化都源自“兴京”的给予。清朝皇帝曾把赫图阿拉视为这块土地上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把这座城誉为“天赐兴京”，表达他们的景仰和感情。一百多年前，“兴京”这块地方行政管理招牌移植到现在的县城，日伪、民国、解放战争时期、解放初期乃至今天，“兴京”几经更名，变成“新宾”。

我得承认，这个区域太小了，县城里算上我，才只有三万人口。然而就是它的小，增加了它的深度，让我在寻找中越来越肃然起敬，打消了我的敌意。我敢说，我从未像今天这么爱它。它的血性、不屈不挠，是一种品格和操守。我发现，我的精神源头在它那里，它的恩施，教导我隐忍、坚定，忠诚于生活。

王 开

2009年夏月于新宾



目录

contents

●一座城的味道 /1

囚犯形销骨立，披枷带锁，刑罚和令人崩溃的站立消蚀了体魄，但那双隐藏在乱发后的眼睛，鹰隼般锐利。量身定制的木笼卡住囚犯，他不得不保持僵硬的姿势，朝末日步步逼近——从历史长镜头闪回，调阅一下资料就知道，这件事发生于嘉靖年间，1575年的流火七月，囚禁于木笼的重案犯，是努尔哈赤的外公王果……

●雾迷波罗密 /15

好在波罗密预设的障碍是考验诚心的试探，而意志和勇敢是征服险要的双保险。攀过绝境，陡峭的、沙质土壤的斜坡上遍地香蒿，只见草黄花稀疏，匀染波罗密的绿。牧羊人的烟蒂扔在石头旁边，羊只的干粪球撒在香蒿绛红的根部……

●草根下的王城 /31

展开中国历史的画卷，显现出一个王朝的两张遗照。一张是迟暮的它坐着罗圈椅，垂垂老矣，鸠形鹄面；另一张罗圈椅上的它是个婴儿，眼神晶亮，活泼健康。第一张照片，拍摄地点在河北，背景：承德避暑山庄；第二张拍摄地点在东北，背景：赫图阿拉西南的鸡鸣山。

●秋风策马阅兴京 /61

或许因为太想透视它，反而一片混沌。觉得游离于兴京城之外，一厢情愿的亲近得不到回应，我的爱、伤感、不幸、孤独依托着这座城，又冰火难融。而恰恰是不尽的欢乐和痛苦，赋予我灵感和耐心，让我在被动状态下冷静地观察它，使我超越了爱和恨，欲望和挫折。当我怀着敬畏阅读它时，常常听到那个古老声音的邀请：“来，跟着我来。”

●红门 /93

持续干旱的夏天，赫图阿拉城外尘土飞扬，马尾松、柳树树枝披垂。道路交叉口的努尔哈赤雕像，在烈日下闪烁黑金属的幽光，胯下的青马昂首奋蹄，嘴巴张开，像是不耐焦渴，仰天爆发嘶鸣。

●出三关 /109

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月亮给大地披上水晶似的辉光，山谷在熟睡，安静得像被巫师施了魔法。突然，一个黑色的影子闪电般蹿出丛林，朝山谷里的草垛狂奔——草垛是一座茅草房，不大的院子里，停放着一架破旧的独轮车，轱辘上拴着一只羊。那黑影是嗅着羊的气味而去的……

●刀与书生 /117

在没有日期记载的石器时代，天空掉下来一些奇怪的陨石，人们发现了它的特性，管它叫天铁。金属物质凭空而降，人们因此认为，铁是上帝的恩赐。但不尊祖训的年轻人企图在人间找到铁，结果，年轻人如愿以偿。

●八旗下的五个背影 /129

在寥廓的佛阿拉，大风和尘土当中，“乱世出豪杰，时势造英雄”这句硬邦邦的古老命题起舞风尘。时势铸造豪杰，豪杰创造时势。豪杰的出现，以乱世为母体，在庞大母体中裂变、震荡、重组，直至诞生全新的面孔。这副新面孔，即英雄们的杰作——国家。

●残碑 /149

环顾爱新觉罗家女婿的墓地，几分壮丽，几分凄凉。灰色的水泥方砖缝隙挤出一簇簇野草，栏杆和生锈的铁链隔离开周围的庄稼地，厚达数尺的巨碑像失血过多的人，苍白着脸，仰面朝天，碎裂的碑似乎在说，主人的荣耀已成桃花流水……

●飞翔的王朝 /161

历史这场无休止的大比赛，人与神角色不同，神授意，人获谕，赛场硝烟弥漫，大战犹酣——一攻一守，成者王侯败者流寇，新政治格局形成，再休养生息，埋头苦干，若干年和平恰如中场休息，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结束。

●春风寂寂吹杨柳 /177

柳条边阻挡了国人的脚步，却向侵略者敞开门户，直接导致的后果，是中国失去东海的出海口。皇太极地下有知，一定后悔当初个人认识的局限性；康熙大帝的魂魄巡视辽东故土，还会吟哦出“春风寂寂吹杨柳，摇曳寒光度远空”的得意诗句吗？

●赫图阿拉的一种姿态 /185

叔父闹得太不像话，顺治一狠心，赐他自尽——不知阿济格临终时想到了什么，或许，他想到了赫图阿拉幸福的童年时光，想到兄弟们嬉笑顽皮，想到温和的父汗和美貌的额娘。那座遥远的城堡，像一团雾，在幻象中漂浮。

●秋谒阿布达里 /197

黎明时分，天气骤然变坏，风雪大作，山谷晦暝，咫尺难辨。树梢呜呜摇动，像鬼魅在头顶盘旋，风雪刮得人睁不开眼，一万多人互相搀扶，咒骂辽东的鬼天气，深一脚浅一脚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。

●原上箫竹 /205

“松影盖地遮天，箫竹不知何处。”徜徉赫图阿拉，吟哦清人诗句，我幻觉一竿箫竹在一方素白中孑立。读豪格，读悲情王子的悲情人生，宜在隆冬季节。万物无声，足踏积雪吱吱咯咯，一行行脚印像三世纪前蹒跚的顽童。

●虎城之子 /215

厚厚的冰雪覆盖着1592年11月的佛阿拉，整座城堡像童话世界中的仙境，万山空寂，鸟兽藏踪。这个季节没有战事，人们杀猪宰牛，扫尘土，蒸饽饽，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努尔哈赤难得空闲，到几位妃子的房里转转，逗年幼的儿子玩一会儿，享享天伦。

●鹊离枝 /227

相隔四百年，一个人的赫图阿拉老井断壁，树染白霜。寂寥的雪野中，我仿佛听到多铎杯中续酒的滴答声，像是晶莹的眼泪，影影绰绰沉浮着那只离枝鹊。

●幸存者档案 /239

落叶纷飞的佛阿拉，沉淀着杀戮，也沉积着悲伤和怜悯。在凄冷的风中，济尔哈朗的满脸泪痕搓揉着我，让我对少年的战栗寄予无限同情。暴力像利刃划破幼童的心，从少年到老年，他的心因为这伤害惴惴不安。

●一个帝王的另类版本 /251

蜡烛挽出一朵花，光亮一瞬间又暗淡。多尔袞想翻身，活动一下麻木的身体，抬抬胳膊，钻心的疼痛让他冒了一头冷汗。这时，他想起来，自己不再是八面威风的统帅、操纵帝国大车的驭手，而是一个生命行将终结的弥留之人。多尔袞颓然，无声地叹息……

●滑稽亲王 /271

阿巴泰，努尔哈赤第七子，母亲侧妃伊尔根觉罗氏。隶满洲正蓝旗。阿巴泰小莽古尔泰两岁，和莽古尔泰虽非一母所生，性情鲁莽却像是孪生。阿巴泰一生戎马，战功没少立，挨罚的次数比莽古尔泰还多。若说莽古尔泰献野猪给皇太极是少心眼，那么，阿巴泰公然多次犯上，则叫人好笑——鲁莽中有几分滑稽。

●原上桃花芳菲尽 /279

“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。春风助肠断，吹落白衣裳。”唐人元稹一首《桃花》，写出桃花的神韵，道尽红颜的哀伤。不知哪位古人想象力非凡，将桃花比人面，人面若桃花。桃花虽美，可惜伤春，狂风吹落，殷红片片，就像夭折的女人令人怀念。

●敌与友 /287

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岳託和皇太极这对政治盟友，在长期的合作之后，亲密关系出现拐点。岳託没想反皇太极，皇太极却想打击岳託——岳託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中，阿敏、莽古尔泰先后被皇太极铲除，为进一步加强皇权统治，他对代善家族由笼络转为打压。

●帝梦流沙 /297

他功高位显，屡奖屡罚；他粗鲁火爆，弑母屠兄；他壮年早逝，罪累子女弟妹——莽古尔泰，努尔哈赤的第五个儿子，四大贝勒之一，一生沙场喋血，死后被夺爵毁碑，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？是与皇弟不和，惨遭暗算，还是性格缺陷在所难免？

●满堂记 /305

弱冠参战，才智平庸，既无莽古尔泰的横、阿巴泰的勇，也无代善的容、皇太极的智、多尔衮哥仁的宠。个人、后盾，均不占优势。年轻时有性丑闻，爱和人打架。活过五十，寿命不高不低。死后追谥，有名无实。这位虎城之子，叫塔拜，努尔哈赤的六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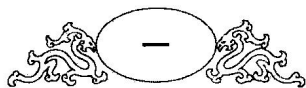
●帝国的回忆 /311

老榆不是寻常物，算起来已有三百多年寿命。这个岁数，长过一个王朝。在整个的王朝历程里头，老榆是旁观者，一切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它们是一个王朝的无字档案。它们为一个王朝扎根，茁壮，遮风挡雨。王朝逝去，老榆还守望在那里。

一座城的味道

囚犯形销骨立，披枷带锁，刑罚和令人崩溃的站立消蚀了体魄，但那双隐藏在乱发后的眼睛，鹰隼般锐利。量身定制的木笼卡住囚犯，他不得不保持僵硬的姿势，朝末日步步逼近——从历史长镜头闪回，调阅一下资料就知道，这件事发生于嘉靖年间，一五七五年的流火七月，囚禁于木笼的重案犯，是努尔哈赤的外公王杲……





太阳照耀着通往北京的泥土路，一队士兵机械地在尘埃中移动，他们不敢在长途跋涉的劳累中懈怠，人人强打精神，看押队伍中的囚车。囚犯形销骨立，披枷带锁，刑罚和令人崩溃的站立消蚀了体魄，但那双隐藏在乱发后的眼睛，鹰隼般锐利。量身定制的木笼卡住囚犯，他不得不保持僵硬的姿势，朝末日步步逼近——从历史长镜头闪回，调阅一下资料就知道，这件事发生于嘉靖年间，1575年的流火七月，囚禁于木笼的重案犯，是努尔哈赤的外公王杲……

公元2007年8月，伴着四百三十年前咯吱咯吱的车轮声，我在龙岗山逡巡古勒城的旧日风云。时值正午，烈焰当空，烤得人像一根暮秋野草。周围是静态的，偶尔吹一阵风，驱散浑身燥热。黄沙小径两旁盛开着淡紫色雏菊，折几枝，放在鼻子底下嗅，便嗅出一个人的味道：王杲是古勒城第N代城主，官称建州都指挥，有关此人的个性描述是这样——“王杲，不知其种族，生而黠慧，通番、汉语等文字，尤精日者术。”

史载的“不知其种族”，指隶属部落。首先确认的是，王杲系女真族，骨子里生就的聪敏，又不乏狡黠，尤其难得的是，在文化荒漠的东北地区，他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，凭着一股子聪明劲儿，居然学得不坏，“通番、汉语等文字”。此外，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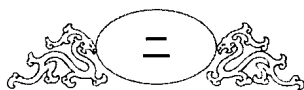
龙岗山脉的
岗山白岩峰

还受人指点，精通高深莫测的相术。

这位建州都指挥的身世还有另一种版本。据说，他是凡察指挥使（努尔哈赤五世祖董山的叔叔）的后裔，凡察指挥使和亲侄子董山为争印闹得不可开交，明中央为平息风波，从左卫中分离出右卫，凡察指挥使领一部分人移居古勒城。

在明中央干预下，建州卫、建州左卫、建州右卫三家割据，原系一家的女真在苏克苏浒河流域划清界限，三足鼎立，人口、经济发展缓慢。明中叶，刚刚复苏的女真人经历成化之役，地方势力瞬间衰颓，建州右卫在大趋势影响下，走入低谷。这种状况持续到努尔哈赤太外公王杲父亲的一辈才有所改善——这是未经考证的野史，说王杲父亲在五女山（桓仁县，高句丽王城遗址）虎口救下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性命。海西女真有明中央罩着，日子比较好混，为答谢虎口夺命之恩，哈达部从经济入手，援助建州右卫，使这支女真逐渐走向兴旺。

事情真伪尚有待考查，但建州右卫与哈达部关系的传说由来已久，这为王杲与哈达部酋长王台结亲，招惹明中央“跑路”哈达部提供旁证。



努尔哈赤和外公的汉文化教育，都与明将有关。不同的是，外祖父师从抚顺御史张学颜，努尔哈赤得益于李成梁。但努尔哈赤的启蒙教育，归功于外祖父。早在嘉靖年间，张学颜御史和努尔哈赤太外公私交不错，汉官与少数民族酋长处哥们儿，图的是利益，譬如弄点上等人参貂皮。而女真有点巴结的意思——中央的高压政策悬在头顶，不采取迂回措施，讨生活异常艰难。即使仰人鼻息，女真“贵族”的生活也较窘困，小到针头线脑，大到犁铧耕牛，无一不是边贸内容。具体地说，打破的粗瓷碟或粗瓷碗，焯了又焯，缺口像锯齿一样，也不舍得扔掉。

在佛阿拉旷野，曾找到几块粗瓷残片，三道深蓝镶边和材料质地，能看出新兴政权的日常场景。外孙尚且如此，酋长外公的情形也大致相同。日用品稀缺，迫使但凡有点本事的女真首领，都明里暗里攀附边关汉官，期望在集市贸易中获利。铺垫了这个背景，张学颜和王杲友情的建立基础就容易理解，王杲到张御史家长住，学习汉文化，变得自然而然。这也是汉名“王杲”的由来。而实际上，他姓“喜塔拉”，意为“岸边结网处”，名“阿突罕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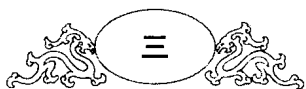
王杲在张御史家住了几年，又跑回古勒城。他的跑，和外孙星夜逃离李成梁家性质不同——王杲父亲屡犯边境，被明边将追杀，作为儿子，他必须收拾残局。努

尔哈赤亡命奔逃，是爱慕他的李成梁小妾给他通的风报的信，两人各骑大小青马，摆脱李成梁的魔掌。这很像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侠义，又沾点有情人天涯私奔的俏皮。此事与本文无关，点到即止。

再说王杲，建州右卫乱成一锅粥，他挺身而出整顿秩序。不久，上奏朝廷，要求承袭父职。毛遂自荐的信函投递到中央，立即得到肯定答复。从此，建州右卫走上强盛之路，王杲名声大噪。

努尔哈赤的爷爷在这段时间，和王杲结为儿女亲家。说起这桩婚姻，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做了周密考虑。其时，建州左卫指挥使的桂冠已戴在努尔哈赤爷爷头上，但建州左卫经济基础薄弱。穷则思变，联姻是脱贫致富的快速通道。于是，王杲成了努尔哈赤的外公。为进一步巩固姻亲，努尔哈赤的爷爷又把孙女嫁给努尔哈赤的舅舅。自此，爱新觉罗家族与喜塔拉氏家族的血缘之亲，凌乱但牢不可破。

有一个脑筋灵活的爷爷，一个精明强干的外公，努尔哈赤想没出息都不成。



站在古勒城眺望，东来的苏克苏浒河分成两个支流，流过胜利村，在古楼村会合。“岸边结网处”的王杲，姓氏灵感就产生于这条河。一个“网”字，让人遐想四百三十年前河水的浩荡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王杲的资本积累，从水开始。

他是极具号召力又有点响马似的人物，从父亲手上接管古勒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固城堡。然后，抢占赶马河（苏克苏浒河）水上运输线。这条运输线非常重要，它是连通建州与抚顺关的唯一水路，谁拥有控制权，等于开拓一条致富路。而他所在的古勒城，恰好位于建州与抚顺的咽喉，凡参加边贸或进京朝贡的女真，谁都绕不过他。这样，他凭借水上和陆路的双重优势，成了暴发户。

腰包鼓溜，说话仗义，想依附的人趋之若鹜。努尔哈赤爷爷棋高一着，和王杲结为儿女亲家。不过，喜塔拉氏命短，生下三个孩子后就撒手人寰。王杲还没有从丧女的悲痛中解脱，亲家登门拜访，支支吾吾说出原委：你女婿续弦，娶了个刁蛮女人，悍妇在爱新觉罗家耍大牌，长辈不尊，平辈不仁，虐待你外孙，我想……孩子到你这里来最安全不过，我做爷爷的也放心了。

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再怎么着，外孙流着喜塔拉家族的血液，不能让他兄弟受气。虽然不满亲家公，出于爱心，王杲把外孙、外孙女接到了古勒城。



王杲对长外孙格外疼爱，着力栽培，把汉文化积蓄悉数传教努尔哈赤，当起帝王之师。那时候他没有想到，自己死后，残酷的现实把外孙磨练成人龙。应该说，人龙腾飞，王杲的启蒙教育为他插上两翼，只是王杲身后不知。

在外公家，努尔哈赤阅读了《三国演义》和《孙子兵法》打开了知识视野。这些书，引导他进入奇妙玄奥的排兵布阵世界；而外公号令建州，一呼百应的强悍，潜移默化影响着他的成长。这也是努尔哈赤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开国帝王的迥异之处——少年时期参悟了权谋技巧，兴兵后结合实战，加以发挥运用。

食同桌，睡同寝，少年努尔哈赤与外公形影不离。在他眼里，外公野心颇大，不是小富即安的人，外公思想中，建州乃至整个女真都该归他管辖。但军费开支亟待解决，单靠收过路费行不通，得另外寻找突破口。鉴于此，王杲将敛财的目光投向明边界和辽东马市。

四

古勒城视野开阔，四周田野平坦，北面的莲花山隔着苏克苏浒河支流，城与山隔河相望；正西方的古楼村，因一座不知建造年代的钟楼得名。沿村前公路，翻过岭，再走百余里，过萨尔浒水库，到达抚顺关。这条路，是王杲的致富路，也是夺命

路——他穿梭于这条路，抢劫目标聚焦在抚顺、沈阳、辽阳、孤山，不单抢边民财物，还诛杀汉官，嘉靖四十一年，王杲一次性诛杀十名边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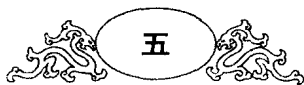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大明法纪严明，残害边官一桩罪也够判死刑，辽东军区最高指挥官下张通缉令就能要他项上人头。但大明王朝的接班人疏于治理国家，洪武老爷子制定的法度历律形同虚设，社会越来越礼崩乐坏，皇帝们越来越不着调，对于爱挑衅闹事的少数民族，惯施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小伎俩。看似高压，其实是一定程度的纵容。所以，王杲猖狂行凶，辽东军区并未予以痛击。

嘉靖帝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，他的性格缺陷决定四十多年弊政。即位之初，嘉靖还算开明，紧接着，他专心致志地搞起歪门邪道，迷信方术，炼制丹药，求长生不老。在用人上，功臣、直臣多遭杀害、贬黜。他起用严嵩任首辅，严首辅专政二十年，致使吏治败坏，边事废弛。嘉靖帝没能解决南倭北虏的心腹之患一命归西，把皮球踢给隆庆。

接力棒在隆庆手里握了六年，这六年他几乎没干什么像样的事。事实上，他没有定国安邦的大才，也干不了什么。王杲就是瞅准隆庆不中用，光天化日下都敢哄抢明朝降民。有一伙女真投奔明朝，王杲听到消息，跑到开原阻截，跟边官动武要人。边官不给，王杲率领近千骑兵进犯清河，不过，半路遇到伏击，没占着什么便宜。

细究王杲性格，缺少外孙努尔哈赤的精明，羽翼未丰，先露狰狞。抢边犯境，扰乱关市，极尽藐视中央政府之能事。有一回，他贡马时耍酒疯，《清史稿》载：“王杲尤桀骜，据酒饮，至醉，使酒箕踞坐骂。”王杲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发泄痛恨边官的腐败贪婪。他那次贡马，非瘸即瘦，都是淘汰的末流货。耍酒疯，贡劣马，王杲挨一顿痛斥，心生恨意，纠结一批人，杀掠塞上。这时候，老师张学颜升迁至辽东巡抚，恼怒呕心沥血教导的学生作奸犯科，遂招王台，下死命令，叫王杲归还劫掠的人财物。

王杲惧怕王台，心不甘情不愿地送回所劫汉民。一物降一物，王杲怕王台，是他不具备相应实力。王台曾拥有敕书五百道，嘉靖年间，敕书多寡象征财富多寡，王杲没有王台敕书多，自然屈居其下。但王杲生性好斗，不安现状，敕书也是流动的，后期，王杲日强，胁制敕书五百道。努尔哈赤的爷爷仅有敕书三十道，脑筋活泛的他才想出结亲计谋。王台与王杲，其实就是在争夺敕书中结的仇。



五

万历皇帝登基第二年，王杲故伎重演，这一回，他诱杀了抚顺守备裴成祖。事情起因于建州的几名女真逃往抚顺请降，王杲手下有将名来力红，为便于记忆，我们称他来力士（此名和给李白脱靴的高力士近似，有点抄袭的嫌疑）。来力士闻讯，追赶到抚顺讨要，守备裴成祖不给。来力士一急眼，纵骑劫掠五个汉民。一报还一报，裴成祖变成受害方，问来力士要人，来力士拒绝，裴成祖追讨，率三百骑兵包围古勒城。抚顺守备很理智，只围城，没轻举妄动——他想一网打尽。

事发时王杲不在古勒城，他带着二百匹马、三十驮土特产，赶往进贡的路上。闻知家里变故，贡也不进了，策马驰归。王杲毕竟诡诈，回到古勒城，燃放了一颗烟幕弹：“将军幸毋畏。仓促闻将军至，皆匍匐愿望见。”多年打交道，裴守备熟悉王杲禀性，这颗烟幕弹没有让他迷糊。相反，他果断下达作战命令，三百多明军和女真兵零距离胶着。交锋结果是，双方伤亡人数相当，但明军显然吃了大亏——裴守备和把总、百户尽皆丧命在来力士手上。

在巡抚张学颜看来，中原泱泱，地大物博，抢一点本无大碍，不闹出大事，朝廷睁只眼闭只眼。若诱杀官员，妾子无疑捅大了，视为颠覆国家，哪有不兴师问罪之理？但张学颜似乎太偏爱学生，本次大案，只作“绝贡市”草草了结。

即使重罪轻罚，王杲也扛不多久。集市是建州女真的给养补充渠道，不许参加边贸，性质像现在的贸易出口国被全面封禁出口，不换取外汇，生存受到威胁。于是，反贸易活动愈演愈烈。一城人吃不饱肚子，王杲作为酋长，不会坐以待毙。他纠集土默特等部落卷土重来，大肆侵犯辽阳、沈阳，把辽东局势搅得乌烟瘴气。这样的顽劣分子，无论地方政府，还是地方军事机构，都不能再掉以轻心。此时，辽东军区最高指挥官换成了李成梁，他调集六万人马，血洗了古勒城，王杲及两个儿子在战乱中逃脱。

——四百年后亲临，古勒城的地质地貌一目了然，几个海拔数百米的山头，实在称不上大，全部面积也不过百余亩。一块巴掌大的地方，李成梁杀鸡用宰牛刀，有点胜之不武——六万人马践踏一千多人口的山城，第一感觉他没底气，二是他仗势逞强。这说明，李成梁在用兵上绝非一流。打努尔哈赤外公尚如此，在努尔哈赤手下节节败退可想而知。按横向联想法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大明王朝除熊廷弼和袁崇焕外，国防部的人多是草包。这个大衙门里头，养着一群吃货。

王杲最终被缉拿归案，亲家王台出卖了他，并派亲兵将他押往京城。城毁家败，王杲逃到王台家避难。李总兵诱逼王台，王台一向忠顺朝廷，加之总兵大人许以重金，见利忘义是人的劣性，得到宣谕，王台和长子虎尔罕商议，放还是抓？虎尔罕贪婪胜于其父，他握紧拳头，狠狠晃了两晃，说：“无毒不丈夫，王杲素来与我们有仇，趁此机会，解决了他。又赚朝廷赏银，何乐不为？”王台阴森一笑。爷俩儿摆一道鸿门宴，王杲蒙在鼓里，乐颠颠喝酒吃肉，喝到醉意朦胧，虎尔罕一递眼色，家兵一拥而上，抓俘王杲。

按李总兵允诺，王杲妻孥转赠王台，也就是说，努尔哈赤姥姥辈的女人，早侍阿突罕，夜睡王台侧。这般奇耻大辱，哪个血性男人都得咬断牙根，伺机复仇。这也是努尔哈赤与王台的矛盾根源。



徘徊古勒城遗址，没有角弓战马、金戈交鸣的铿锵，有的是夏末的庄稼、幼龄梨树和齐腰深的茅草。在平冈，依稀几道雨水冲刷的土壕，仔细再看，心里暗暗吃惊。揣着惊异，下壕沟再走，疑惑愈发浓重——土壕的宽度和规则绝不像雨水的杰作，可以断定，它是古勒城的内护城壕。

王杲时期，修筑古勒城花掉很多工夫。李成梁围剿他浪费不少脑细胞，最后用原始省力的火攻，才摧毁坚固的防御。城陷，军民尽数被杀，其中包括来力士。隔着四百多年烟云，已分辨不出来力士模样，但凭借历史的边角余料梳理来力士个性，不难看出，此人神似三国名将张飞，或梁山泊的李逵。忠勇侠义、冲动鲁莽是三人的性格代表，在战将和莽将之间，不好界定他们。至于来力士，我想“莽”的成分更多些。没有他一时性起，王杲会是另一种死法。王杲的死，引申出努尔哈赤舅舅、祖父的死。如果说，第二次古勒城之役是女真与大明王朝的导火线，那么，王杲之死，则是燃点。

凭王杲的机智，在迢迢进京路上饥渴和伤痛的煎熬中，他一定反思自己糊涂——不该参与策划和纵容来力士屠戮边官。可以杀人如麻，杀人不眨眼，杀人越货，但谋害辽东守军的官员不行。这和抢掠财物是两个性质。

犯边，历来北方少数民族就没有停止过，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史册上，宋代，著名的有金和辽；明代，有蒙古；清王朝建立，有西藏。

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，统治者的封闭型思想，禁锢了开放容纳的大胸襟，促狭